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古今紀要卷二

詳校官庶吉士臣張　燾

編修臣裴　謙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修撰臣戴衢亨

謄錄監生臣張　炳

古今紀要卷二

宋 黄震 撰

西漢

高祖寛大長者扶義而西 約法三章 秋毫無擾此得天下根本處 始入關受懷王命 還定三秦如懷王約出關以東則為義帝討賊此取天下有名處 初破嶢關聽張良計啗以利復攻之入關留止秦宮聽張良

樊噲諫還灞上　羽奪關中欲攻羽聽蕭何諫收用

巴蜀　初入巴蜀聽張良計燒棧道示無東意　既

入聽蕭何說拜韓信大将軍聽韓信計還定三秦

既還定聽董公說東伐楚伐而敗欲立六國聽張良

計銷印　入關收兵欲復東用轅生說南出武關堅

壁勿戰　楚既抜成臯欲捐之用酈生說謀收敖倉

韓信請為假王用張良諫拜真王　既分鴻溝欲

西歸用張良計追滅羽　婁敬說都長安未從聽張

良說即日西駕此規取天下曲折處亦其知人能聽處初入關盡除苛法過魯祠孔子此於秦後再造人極處偽遊雲夢叛者九起得天下後第一失處溺冠騎項四皓兩生不屑用叔孫通雜就秦儀終漢不見帝王之盛大封同姓致七國之變械繫蕭何終漢不體貌大臣誅醢信越終漢少恩婁敬諫伐匈奴不聽卒不免聽其和親終漢困於匈奴凡皆不學未知所以維持天下處

蕭何佐命功臣漢相最優正與高祖合不學而性明達本刀筆吏而不刻漢大抵以法令為師自何始收圖書諫攻羽鎮撫關中薦韓信關中天下根本高帝疑何最甚方帝距京索間

非用鮑生計遣子弟詣軍何幾族及自將邯鄲非用召平計悉家財佐軍何幾族其後自將擊黥布非用說客計買田宅自汙何幾族　帝出關東而關中動息必窺之何常設詐免死稍請死則械係已及蓋惟恐何得人心

張良　本戰國策士資質一時最優　嘗學禮報秦之仇　非高祖明達不能用子房非子房高祖豁達中有失　分明子房用高祖　保身是其餘事　所謀無一事不關成敗　破嶢關諫止宮會鴻門　燒棧道　遺羽書　諫立六國　王韓信　追項羽捐關東於信布越都關中　封雍齒定太子　然皆智巧警敏之事　至不殺子嬰約法三章　不受斗酒入關之初氣象一新關係天命人心向背處皆帝幾之良不及此　前輩言緣圯上人頗聞道緒餘愚意兵法只是陰謀之書

未必聞道但良天資高善用之傑士也

韓信 登壇言楚漢得失規模已定 天下皆其所取 漢王彭城敗還賴信擊楚京索間楚不能西 還定三秦根本立 破魏 破代夏說背水破趙下燕 囊沙破齊 斬龍且楚氣索矣 用兵後世莫及 無反心 報漂母等志願已足 武涉蒯通力說不動 假王取禍又固陵之期不至帝姑少忍以濟事楚滅即奪齊

董公 遮說數語非良平所及關涉最大 漢緣此可取天下功第一 高帝後不用必隱士不肯為漢用 但秉時為名教一言 班氏合立傳一時謀臣中都料匠也

曹參 苦戰七十餘 天下方定遠相齊國故不見疑亦未必非帝有心遠之 得盖公清淨之說治

齊後相漢亦只相齊規模　蕭規曹隨清淨畫一雖非開濟之道不作聰明不求勝前人最為賢德亦隱然之功

彭越　專主燒楚積聚又得十餘萬斛給漢楚食盡而敗是分幹取羽之一事倔頭　息輒欲反越不聽太僕誣告之呂氏又誣之可哀

黥布　以少擊衆常為楚先鋒　楚擊齊不往　彭城破不救　羽怨之遂與隨何歸漢得九江會陔下　專是勇智不足為薛公所料

樊噲　諫留秦宮　直入漢帳下　排闥　呂氏親高帝命立斬之　請兵橫行見斥　壯士

灌嬰　為呂氏將兵滎陽而與絳侯同謀　知義初誅項王　定具　定淮北　亦壯士

夏侯嬰 號滕公 釋韓信 護惠帝 自高至文四世驂乘

酈商 定七十三縣 一言喪三雋 烹食其 令其子給呂祿 蒯通 敗田横 驕韓信

盧綰 以舊恩封 以狐疑叛 王燕共攻陳豨 因趙勝之說令以范齊貳於豨叛入匈奴

吳芮 番陽令甚得江湖間人心 率百越助入關 王衡山漢徙王長沙傳五世 享國最久

酈食其 擇主而事 說陳留 下敖倉 知形勢 立六國不能利韓信攻齊 不如情理

陸賈 造新語 訢南粤

叔孫通 采秦儀制禮 立原廟 進大猾 只諫易太子一事正

婁敬 說都長安 說冒頓休兵和親

朱建 初辭辟陽侯後受其金葬母為之掉舌死
傅寛 以魏五大夫從至霸上定三秦破齊擊陳豨皆從
周緤 戰有利不利無離上心
靳歙 以中涓從攻濟陽戰藍田略梁地下邯鄲定江陵擊陳豨皆從
周昌 諫易太子故令相趙呂氏殺趙王後謝病三歲卒
趙堯 因機奪昌御史大夫
季布 與丁公事同賴朱家言滕公免廷折樊噲以諾聞俠曹邱生得逞其辯文帝不用
欒布 義士哭彭越

田叔孟舒 髡鉗隨趙王卒罷弊不忍出言爭死敵文帝復使守雲中 舒守雲中免叔言舒知士
叔案梁勸景帝無以梁事為問 相魯王好獵相常暴坐故不失出 相魯卒官魯以百金祠少子仁不入曰義不揚先人名

陳平 姦詐小人 劉項之爭只間疎楚君臣一事然是時楚勢已蹙范增素非諫行言聽者初無補成敗徒間疎于漢君臣叛者九起 天下甫定教高祖偽遊 高帝既崩阿呂后王諸呂幾亡漢端居深念時亦自無策賴陸賈傳會將相周勃為將誅諸呂平為相亦與竊安漢之名不知漢之有此不安者皆平之罪 對文帝言宰相之職乃以大言勝周勃平於此語無毫髮之實尤見其姦誤漢極多漢初罪魁

漢初自立者附見

陳勝吳廣　秦發閭左戍漁陽勝廣皆為屯長失期法斬以等死自王廣為假王監擊滎陽田臧等矯殺之勝之御莊賈亦殺勝凡王六月而所遣侯王將相卒滅秦初勝故人傭耕者發舒妄言勝誅之故無親勝者

項羽　救趙入關楚漢雌雄已決救趙以力坑降卒二十萬入關以德約法三章但欲伯天下念慮未嘗到一統天下之事既滅咸陽而都彭城既復彭城而割滎陽既分鴻溝而東歸

羽皆自謂按甲休兵之時不知漢王必欲得天下而後已一時人才棄楚歸漢者皆知天下所歸范增亦知之而必欲殺漢王其愚可笑

魏 魏人共立咎為秦所圍咎為民約降而自殺豹復立叛楚歸漢復畔去韓信擊虜之

齊 田儋王齊章邯擊殺之田榮攻殺項王所立齊及濟北膠東三齊而自立羽怒攻之榮為平原民所殺田横復立榮子廣為漢所滅横走海島漢召之與客

五百人皆自殺

韓　韓王信擊楚所立鄭臣漢因王之後以信壯武徙備胡數與匈奴和解漢疑其貳責之信降匈奴後為漢所殺

趙　張耳陳餘　耳餘初為刎頸交陳涉起相與謁之同武臣略趙趙即畔涉而立臣臣見殺復立趙歇秦攻趙鉅鹿餘在外不敢救耳讓之由此隙項氏王耳常山餘敗之耳歸漢與韓信擊斬餘初武臣為燕所虜有厮養說

燕以耳餘各欲自王利武臣之死燕遂歸之是厮養知其心　勢利之交耳為趙王敖其子也

惠帝元年呂后殺趙王以戚姬為人彘帝由是成疾日飲酒為淫樂不聽政　曹參為相一遵何約束　帝築複道叔孫通諫帝懼通請為原廟四年　未幾崩呂太后稱制用平勃計王呂氏四人産為相國禄為將軍劉氏子孫殺之殆盡　八年太后崩諸呂欲為亂陸賈交歡平勃與劉章誅之迎立代王是為文帝

王陵太后欲王諸呂陵對以非約廷爭不見容杜門十年薨可謂社稷臣　初陵母伏劍使尊意事漢

周勃重厚少文入北軍誅諸呂安劉氏迎立文帝

陸賈太后王諸呂因以病免諸呂謀亂傳會將相以誅之　廉恥忠赤　功極大　東萊曾議其分財諸子為敗風俗此時賈避呂氏不仕當取此處　況三代後首說詩書功尤大

劉章齊王肥之子　呂后之存獨憚之手誅諸呂　初謀立其兄故文帝薄其賞

文帝盡除收孥相坐律令　明習國家事　問決獄錢穀數　吳公治平第一召為廷尉元年　開藉田

除誹謗妖言之罪　賜民田租之半（二年）　除盜鑄錢令（五年）　賜民田租之半　賜三老孝弟力田廉吏帛以戶口率置三老孝弟力田常員與匈奴和親（十二年）
除肉刑除田租（十三年）　詔民食不足令博議（後元年）
勞軍細柳拜亞夫中尉（後六年）　上躬修元默而將相皆舊功臣議論務在寬厚告訐之俗易風流篤厚禁網疏闊斷獄數百有刑錯之風即位二十三年宮室車服無所增益有不便輙弛以利民欲作露臺直

百金乃止身衣弋綈尉佗稱帝以德懷之吳王不朝賜以几杖張武受賂更加賞賜專務以德化民右節儉寬厚用人等事

日食舉直言賈山直言嘉之　袁盎却慎夫人坐上說　上每朝未嘗不止輦受言二年　張釋之諫賞嗇夫稱善　犯蹕者欲誅之奏罰金　盜廟環者欲族之奏棄市皆從之二年　賈誼陳治安策自是養臣下有節五年　匈奴數為邊患晁錯請募馬徙塞下從之十一年　又用其言入粟拜爵十一年　上思頗

牧馮唐因言魏尚以上功差六級削爵即日赦尚復雲中十四年詔郡國舉賢良上親策之十五年右納諫等事薄昭殺漢使令自殺　人告周勃反下廷尉太后言不反復爵邑右嚴處　新垣平詐獻玉杯十六年　賈誼請改制度易服色定官名興禮樂以立漢制更秦法帝謝未遑六年　遺詔短喪右失處　蚤建太子欲預正名分　夜拜宋昌只合用漢人有疑大臣心故周勃見因　薄朱虛功有思怨心興居所以叛　除秘祝為民心切新垣平故秉間不可以此病之　以亞夫囑後人知人

張蒼　先帝舊功臣別無長短　自秦時為柱下史漢興專令主計　漢家言律者本之以十月為歲首色上黑公孫臣言漢土德其符黃龍見蒼罷之其後黃龍見蒼自絀

申屠嘉　剛正　困鄧通學術不足

周亞夫　重厚似勃執正過之　細柳之軍文帝動容拜中尉付以重寄屬後人馬

賈誼　資質好學未純　初欲興禮樂是銳氣　緣去長沙方知天下未是治安　治安策皆是為後世慮　痛哭者一謂侯王過制　流涕者二謂歲奉匈奴及試為屬國　長太息者六令在者三　定經制教太子審取舍禮大臣共為一　言多施行　分齊為六淮南為三諸侯王事　教太子但文帝用晁錯其人耳　審取舍則帝尚德　禮大臣自是大臣有罪自殺　又請立梁王䟽顧舉淮

南地以益淮陽割淮陽北邊二三城及東郡以益梁　梁足以扞齊趙淮南足以禁吳楚景帝時卒籍以破七國　又諫立淮南王疏云淮南四子分王必有白公報仇之事後四齊果反四齊者膠東西菑川齊南也　正朔服色誼以漢土德數五色黃班固言其踈者以漢火德也自高帝尚赤至光武終用之　三表五餌贊言其踈注云愛人之狀好人之技仁道也信為大操常義也愛好有實已諾可明十死一生彼將必至此三表也賜之車服以壞其目珍味以壞其口音樂以壞其耳堂宇倉庫奴婢以壞其腹來降者上召之相娛樂以壞其心此五餌也　劉向謂伊管未過　伊以道德維持誼以智謀防患大不同管慮不及後誼皆為後慮青於藍

張釋之長者　守官　諫用嗇夫　南山石椁　犯蹕盜環　劾太子不下司馬門　復用王生

計免　識大體

漢廷尉第一

賈山　不能為醇儒言其不專一經非議其行已　至言專欲文帝禮士與之講學此意最好　又諫放　給事潁陰侯為騎末嘗為騎

馮唐魏尚　唐論文帝不能用廉頗尚得復守雲中初尚之守雲中軍士租米盡給士卒出私養錢五日一饗賔客軍吏匈奴遠避去

衛綰　戲車之士文帝以其長者屬景帝為相三年　然初官至相終無可言

直不疑　償金　無兄受謗不自明　景帝時以擊吳楚功為御史大夫

周仁　以豎見　弱袴　景帝時常入卧内終無所言　上賜及賂遺不受

石奮 孝謹事文景 自高帝為中涓長子建最孝謹 少子慶相九年皆武帝

張叔 亦以長者處官獄事可却却之不可涕泣而封之

袁盎 却坐攬轡馳峻坂 下趙談以其害己謁申屠嘉媿其不禮 後殺錯挾術托正

晁錯 言兵事三 得地形卒服習器用利當世急務二 守邊備塞勸農力本 又請有才者什伍教之 賢良策無理而諂 言三道之要國家大體以五帝明之臣不及君 人事終始以三王明之臣主俱賢 直言極諫以五伯明之不及其臣 又言削諸侯更法令三篇文帝雖不盡用然奇其才 令教太子文帝致富却從入粟來然徙民守邊只是利誘勢脅 申商之流

景帝 刻深不與七制 詔歲不登民乏食議從寛大地 文帝時

除肉刑定笞律人多死乃令減笞五百者三百笞三百者二百元年　和親二年　夏旱禁右中三四年　詔讞獄中五年　更減笞三百曰二百二百曰一百然刑輕易犯中六年　詔讞獄不當者不為失令先務寬後元年　以歲不登禁内郡食馬粟後二年　詔郡國務農禁采金珠玉後三年右重農恤民等事　晁錯為内史數請間言事寵幸傾九卿二年　錯請削諸侯地吳楚七國皆反初錯更令三十章諸侯諠譁至是以誅錯為名三年　廢薄

后 六年 兩漢 周亞夫下獄死 後元年 右

廢后始此　　忌刻之失

周亞夫 堅卧不動以梁委敵違詔成功 帝廢立

太子亞夫為相國爭之不得欲王皇后兄王

信王降虜徐盧等五人皆爭之不得謝

病免帝言怏怏者非少主臣也卒殺之

申屠嘉 鼂錯穿廟堧嘉請誅之不果發憤死

自後劉舍陶情葦窐相備位而已

鼂錯 敎景帝刻薄更法令削七國 七國

反用袁盎計以錯為說 錯父先自殺

鄒陽 吳王反諫不從去之梁 梁羊勝公孫詭等

陰謀陽不合幾見誅勝等敗梁王賴陽免

枚乘 諫吳兩書明白過於陽不聽去之梁吳既反復

切諫之 景帝召拜宏農都尉不樂復之梁武

帝蒲輪召之道病卒 皆有策士之風

仕驕國不陷於惡弑父與君亦不從

武帝雄才大略欲而外施仁義內多舉賢良仲舒第一議立明堂召申公建元元年初有年號置五經博士建元五年令郡國舉孝廉元光元年議不舉孝廉者罰元朔元年用主父偃計分封諸侯五子弟二年命禮官勸學興禮為天下先乃為博士置弟子五十人第其高下補郎中文學掌故自此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學之士五年正歷元年建寅為首改服色定官名協音律定宗廟百官之儀太初元年謁者行天下賜三老孝悌力田鰥寡等帛及米元狩

五年 山東水災虛倉廩以賑吏民能假貸者以名聞
徙貧民關西衣食仰縣官元狩二年 江南水患以巴蜀
粟致江陵吏民賑救者舉以聞元鼎二年 因田千秋言
罷方士下詔陳既往之悔征和四年 命金日磾霍光輔
幼主後元元年右武帝好處 仲舒對策為江都相建元元年 申公
以力行對罷就邸元年 招選文學材智之士多上書
自衒鬻莊助最先進其後朱買臣吾丘壽王相如東方
朔枚皋終軍並進用三年 公孫宏對策擢為第一宏

容悦多詐一歳中遷至左内史時轅固九十餘亦以賢良徵罷歸元光五年 主父偃嚴安徐樂上書皆拜郎中偃一歳四遷為中大夫元朔元年 宏封平津侯丞相封侯自宏始宏嫉仲舒遷膠西相徙汲黯右内史五年 經費乏令民買爵六年 卜式輸財至御史大夫元狩四年 以黯守淮陽請出入禁闥不從五年 千秋數月取宰相封侯征和三年右用人失處 南夷開於唐蒙 西夷發於相如 兩粤起嚴助朱買臣 朝鮮由涉何遭

世富盛動能成功然已勞矣　擊匈奴則王恢始議其後衛霍連年出塞二人並為大司馬自是匈奴遠遁然漢亦士馬物故海内虚耗西域則張騫始通凡三十六國後分為五十六國兵衆分弱無所統一命曰斷匈奴右臂實不能與匈奴相進退萬里相奉徒勞費云又以汗血馬故伐貳師右窮兵處　張湯趙禹作見知故縱監臨部主之法　顔異不入言有腹誹法東方盗起作沈法　巫蠱獄起太子不免焉右濫刑處

筭商車　造皮幣　造白金　筭緡錢　榷酒酤

置平準鹽鐵武功爵級十七萬直三十餘萬　告緡楊可　酎金

株送入財補郎所忠之謀株送者世家富人鬭雞走狗盡以為罪入財即為郎右横斂處

起上林苑壽王奏建元三年　栢梁露盤神明通天之臺千門萬户之宫右土木之侈　獲白麟　得寶鼎

得神馬　瓠子歌　芝房歌　赤鴈歌　少翁封文成　欒大封五利皆不驗誅右祥瑞之失　相如遺書勸封禪兒寛贊成之　東巡海上自遼西歷北邊九原

元封元年幸雍北出蕭關自代幸河東四年南巡江漢

遂增封泰山五年如泰山望祀蓬萊太初元年東巡海

上三年幸泰山修封還祀常山天漢三年東巡琅琊浮

海還太始三年東巡四年右封禪巡遊之失

董仲舒潛心大業非禮不行數上諫爭所居而治兩相驕主正身率下推明孔氏抑黜百家

立學校舉茂材孝廉皆自仲舒發之初為博士

三年不窺園及去位歸終不問家產業劉向

謂伊呂無以加歆謂淵源未及游夏班固意蓋

主之仲舒治公羊歆主左氏故有此言若受

命之符引經文尚書白魚入舟及求雨陰陽縱閉

等却從公羊中來或聞知或見知不可專以淵

源論　三策大要　首篇禮樂教化　任德　正
心　立太學　更化二篇舜文勞逸　高明光大
求賢在養士　歲貢賢　三篇承天意以順命
明教化以成性　正法度以防欲　道原出於
天　用夏之忠　士大夫言財利　按武帝三策
不合　再策之曰予大夫或道世務而未濟考之
令而難行是不以初對為然　三策之曰文采未
加豈惑乎當世之務及條貫未寛統紀未終是不
以再對為然　對畢天子以為江都相是又不以
三對為然　對江都易王泄庸鍾蠡為越三仁之
問云仁人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
不計其功與孟子對梁惠同　純儒

汲黯近世社稷之臣　矯制發倉　揖田蚡　揖大
將軍　責武帝多慾　責張湯紛更　責孫洪
阿諛　諫迎昆邪　東海淮陽皆大治　志在拾
遺補闕　武帝不冠不見　淮南寢謀　學黄老

好任俠慕袁盎　正直諫事

轅固　斥公孫宏謂黄老家人言耳

中公　勸帝力行　二人皆守道之儒

司馬遷　史談六家指要　隂陽衆忌諱然叙四時之大順　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然叙君臣父子云云　墨者儉然强本節用　法家少恩然正上下之分　名家使人儉而善失真然正名實　道家精神專一動合無形因隂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　談道家者流耳　妄論　以不得從封憤卒　遷十歳誦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疑浮沅湘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　奉使征巴蜀以南談且卒而遷適反泣告以所欲論著於是絶賔客忘室家紬石匱金室

之書十年而遭李陵之禍喟然卒成之起黃帝至麟止　作十二紀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凡百三十篇藏之名山　副在京師　宣帝時外孫楊惲始述其書行焉　十篇闕注云　元成間褚先生補缺作武帝紀三王世家龜策日者傳言辭鄙陋按東萊辯十篇非皆無書　其一景紀具在張晏稱後人取班書補之此紀所載間有班書所無者去取詳畧可見　其二武紀獨此篇亡衛宏謂武帝削去兩紀景紀復出者武帝特毀其副者耳武紀必指切尤甚雖民間亦不敢藏　其三漢興以來將相年表其書具在但前缺叙後自大始元年以下諸先生所續　其四禮書叙具在自禮與人起以下草具未成　其五樂書叙具在自凡音之起以下草具未成　其六律書叙具在自書曰七政以下未成　其七三王世家書雖亡畧叙所自出未可知贊乃真太史公語　其八傳靳蒯

成傳其篇具在張晏謂褚所補非 其九日者傳自余志而著之以上皆本書歐公每製作必取此讀數過末乃褚所補晏并疑之非 其十龜策傳叙具在自褚先生曰以下乃所補耳 班贊云遷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接其後事訖于大漢其言秦漢詳矣至於采經摭傳分散數家之事甚多疏畧或有抵捂亦其涉獵者廣博貫穿經傳馳騁古今上下數千載間斯以勤矣又其是非頗謬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黄老而後六經序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姦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貧賤此其所蔽也然自劉向楊雄博極羣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叙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録 遷學從黄老來為被刑言多激切與經不合緣不見古文尚書周禮左傳

霍光 漢社稷臣 出入禁闥二十餘年未嘗有過受遺詔擁昭帝每出入下殿門進止不失尺寸訖十三年百姓充實四夷賔服 及廢昌邑立宣帝歸政焉上謙不受前後秉政二十年 然昧於盛滿之戒不知勇退上內實嚴憚之身死而赤族矣

金日磾 著忠孝節 識過於光 光小妻陰謀不忍發覆其宗而日磾殺弄兒全其宗 光以女為后而武帝欲納日磾女後宮不肯 武帝遺詔封光博陸侯日磾秺侯日磾不受而光受之王忽果飛語云安得遺詔群兒自相貴耳 不以夷人先中國不為群臣所忌 輔政歲餘薨 子孫七世內侍

蘇武 父名建 三從大將軍出塞 勸大將軍招士武使虜會虞常反虜中事連其副張勝併欲

降武武自刎復生　衛律劫之武大罵　徙武牧羝北海上李陵說之武以死誓　聞武帝崩哭嘔血朝夕臨留十九歲因常惠得還　明年武子元以逆誅武賴霍光免　宣帝時復為典屬國　八十餘卒圖形麒麟閣　子通國

李廣 文帝時擊胡有惜不逢時之嘆　景帝時擊吳楚以梁授廣將軍印還不賞　武帝時屢從大將軍無功　青承上意以廣數奇不令當匈奴出東道回遠失期自殺　廣歷七郡四十年賞賜分戲下飲食與士卒共寬緩不苛士樂為用善射無雙虜號飛將軍然終不封侯　蓋自悔殺降云　三子當户椒敢

陵 當户子　武帝專令隨貳師陵欲自當一隊以步兵五千轉戰二千里無救而降　有李緒者教匈奴漢以為陵而族其家陵遂不歸霍光遺任立政招之云丈

夫不能再辱　按陵以漢殺其母爲辭然陵海上説蘇武時陵母固未誅

程不識 治軍至明軍不得自使古人以師出以律言之

公孫弘 對策稱任賢則職治去無用言則事情得不作無用則賦省不妨民百姓富有德進朝廷尊有功上羣臣進罰當則姦止賞賢則勸八者治民之本　仁愛義宜禮履智衛四者治之本道之用　其逢迎處人主病不廣大尚竊遲之湯旱桀之餘烈　言西南夷不聽自是不廷爭諫置朔方見難謝以不知其便若是　其險害處殺主父偃　徙董仲舒　遷汲黯内史　皆欲陷之死地　好處　給故人賓客無餘財　孝後母　開東閣

兒寛 爲内史勸農桑緩刑罰理獄訟　坐殿當罷大家牛車小家擔負以留之　亦循吏之流曲學

成封禪　明堂
上壽　大可罪

張湯杜周

湯治陳后巫蠱獄及治淮南衡山江都反獄皆窮其根　定律令務深文　造白金五銖錢　籠天下鹽鐵　排商賈　出告緡令天下事皆决於湯　以懷詐誅　周為張湯廷尉史內深次骨專以人主意為獄　二千石係者百餘人　詔獄至六七萬人　吏所增加十餘萬

逐捕宏羊衛皇后弟　刻深遷御史大夫　家巨萬　周酷吏　湯不止酷吏

衛青霍去病

青衛后弟　去病青娣少兒之子　青大將軍　去病驃騎將軍　青凡七擊匈奴斬捕五萬餘級　一與單于戰收河南置朔方郡封九萬六千三百户　去病六擊匈奴斬十一萬餘級降渾邪王開河西酒泉地封萬七千七百户　青小心不敢薦士　蘇建當斬歸之於上

去病參誕匈奴未滅何家爲帝令學孫吳云顧方畧如何安用古兵法　青所當單于　去病當右地　青擊其全勝　去病乘其已衰　去病又不撫士　優劣可見　武帝好大故去病寵過青　兩將軍之出塞封去病而不及青　青已侯而去病方顯　去病日益貴而青日衰　青之裨將如李息公孫敖等　去病之裨將如趙破奴皆碌碌無功　二人所將兵力盛亦皆未見智勇過人處　其出塞也青至寘顔　去病封狼居胥禪姑衍然馬十四萬疋入塞者不滿三萬自是不復擊匈奴矣　青之衰不背青者惟任安

東方朔　給侏儒　詆舍人　割肉皆滑稽處實持正論　以不見用著設客難非有先生論傳稱二篇最善　諫起上林　却董偃　化民有道對乞燔甲乙之帳却走馬且曰上淫侈如此而

使民不奢凡皆勁切卓出一時

張騫 使月氏為匈奴所留十餘歲給大宛得還歸言在大夏時見邛竹蜀布云得之身毒大夏去漢萬二千里身毒又數千里此其去蜀不遠遁復事西南夷終莫得通後以軍大期廢 復說漢結烏孫斷匈奴右臂遂通西北國為昆明殺奪雖擊斬昆明數萬後遣使竟不得通 自騫以開外國通尊貴妄言無行者轉相效

李廣利 李夫人兄也 期至貳師取馬故名貳師將軍不利益發兵天下騷動 宛貴人殺王與馬還封海西侯 後十一歳代匈奴兵敗降為單于所殺

卜式 式輸財而富民莫應其弊告緡 式願死邊而諸侯莫應其弊酎金 後以言鹽鐵船筭

竇嬰 魏其侯竇太后從兄子

田蚡 武安侯王后弟武帝舅

灌夫 父張孟事灌嬰故冒姓　報仇陷吳軍性狠使酒　嬰先貴侍蚡厚　蚡貴而嬰失勢欲奪嬰田　灌夫尚俠而右嬰屢犯蚡蚡告上族之嬰爭之不得亦棄而蚡以禍卒　按蚡驕多罪　嬰賜金不入家蚡私詐淮南王　嬰諫傳梁王　優劣可知但嬰失於交灌夫夫凶狠使酒激成其禍

韓安國 長者　終困　與王恢爭和親便　初為梁擊吳又使漢解梁借擬之罪　所以在武帝時仕漢至御史大夫　及為相墮車病免後左遷屯漁陽言匈奴去匈奴入坐遷北平卒

司馬相如 素行不謹　賦大人意　諭蜀為上飾非　蓋指帝誕謾無稽　開西南夷賊其君

勸封禪逢君之惡死猶未已　古以尸諫彼以尸誤國　使縣令負弩誇耀鄉里　小人不足道

枚皐　與相如皆以材幸能自娛其俳倡

王褒　為衛刺史作頌得薦　頌聖主得賢臣　數從獵所幸宮館輒歌頌及娛侍太子　以文為嬖倖者耳　祀金馬碧雞神道卒

嚴助　武帝置私臣以辨詘大臣　助最先進　初詰田蚡而身救東甌會閩越罷兵　閩越復攻南越會閩越降使助　南越　淮南諫代閩越助復諭淮南相結　為友婿富人所辱　請守會稽無聞復侍中作賦頌淮南事發誅

朱買臣　嚴助薦進　以東越反覆守會稽破東越　怨張湯陵折告湯陰事買臣亦誅

吾邱壽王 盜起為東郡都尉不稱復侍中難公孫弘無得挾弓弩 言汾陰鼎非周鼎 坐事誅

主父偃 上書言九載 八律令一諫伐匈奴推恩分者侯三子弟亦長 說上徙豪民茂陵及置朔方郡 大臣皆畏其口賂遺累千金 始遊燕趙 發燕王定國陰事 趙王秉其相齊出關亦發偃陰事 及齊王懼偃而自殺偃遂誅 公孫弘主之云

徐樂 傳止載一書 大畧似而駁謂吳楚齊趙為瓦解而秦為土傾使天下無土傾而已故雖有强國勁兵陛下遊燕縱慾而天下無宿憂

嚴安 止一書 云齊晉所以亡六卿大盛也秦所以滅刑嚴文刻欲大無窮也令郡守非特六卿地

幾千里非特閭巷甲兵器械非特棘矜以逢萬世之變不可勝諱也　甚中武帝病　後為騎馬令

終軍　棄繻者示當乘車還　銳進　繻者帛邊出入關為符信棄之　請纓以銳進殺身請長纓必覊南越王越相呂嘉殺之　對白麟奇木迎合以白麟并角為同本以奇木衆支內附為無外數月越及匈奴各王有降者　論徐偃刻薄　偃矯制使膠東鼓鑄鹽鐵云出疆顓之軍言王者無外何云出鹽鐵何安社稷偃竟伏罪

公孫賀　賀妻衛后姊由是寵　為相不受印綬　子敬聲驕奢下獄賀捕朱安世與贖之安世告賀陰事父子俱死

劉屈氂　為相與戾太子戰死者數萬人　子妻貳師女共禱祀欲令昌邑為帝屈氂腰斬

石慶相九年醇謹而已車千秋訟太子冤旬月取宰相封侯十二年終不肯有所言

鄭當時置驛四豪之餘風咸陽孔僅洪羊皆所薦趙和承意不斥臧否議魏其武安首鼠

雋不疑勸暴勝之威行施之以恩薦刺青州捕劉澤懼京尹辯方遂之詐名重朝廷辭霍氏婚

桑宏羊均輸東郭咸陽孔僅鹽鐵趙禹與張湯定律令

義縱王溫舒尹齊楊僕皆酷吏上以為能

李少君祀竈繆忌祠太乙少翁帛書飯牛游水發根置壽

富神君欒大入海求其師正錦寶鼎公孫卿封禪勇之

粵祠 公王帶 黃帝明堂圖

昭帝 遣使問民疾苦 始元元年 除田租 二年 賢良議鹽鐵榷酤均輸秋罷榷酤 六年 匈奴請和親 六年 免口賦勿收更賦逋 元鳳四年 勿歛今年馬口錢 二年 減口賦錢什三 元平元年 年十四知上官桀詐曰光忠臣先帝屬以輔朕毀者坐之後桀等反誅 元鳳元年 帝崩立昌邑王賀無道乃立宣帝 元平元年 傅介子誘斬樓蘭 小夫生事

霍光擁昭立宣中興漢室進任張安世杜延年　王訢　楊敞　蔡義皆相

昭帝不足言

張安世同輔昭宣而宣帝內親安世　謂薦賢豈有私謝　太盛辭祿　子延壽讓户邑

杜延年光持刑嚴延年輔之以寬　啓光修孝文時政示以寬儉　舉賢良　議鹽鐵　不當父位

宣帝自任雜伯　持刑深類景帝好夸大祥瑞類武帝　詔二千石謹牧養民

本始元年假郡國貧民田地節元年始親政事厲精為治

樞機周密品式備具　拜刺史守相輒親見問二千

石有治理效以璽書勉勵增秩賜金公卿缺則遷次用之（二年）池籞未御幸者假貧民　流民遠歸者假公田貸種食　路温舒言治獄之弊置廷尉平四人每秋季讞（三年）減鹽價　令郡國歲上係囚課殿最　渤海守龔遂入為水衡都尉北海朱邑為大司農（並四年）東海尹翁歸高第為扶風二千石察官屬用法不平者（元康元年）頴川黃霸為太子太傅　東郡韓延壽為馮翊（神爵四年五年）減口錢（五鳳三年）置常平倉（四年）

減民筭三十　圖功臣麒麟閣甘露三年　講五經同異立梁邱易大小夏侯書穀梁春秋博士三年　詔公卿大夫務行寬大　詔舉廉吏欲真黃龍元年右重牧守好處

匈奴為下令烏桓烏孫三國所攻滋欲和親本始三年

充國以威信下先零神爵元年　西羌降置金城屬國二年　鄭吉破車師降日逐都護西域三十六國二年

五單于屠耆車黎烏籍呼韓耶等相攻呼韓邪入朝於是烏孫以西咸尊漢矣甘露三年右匈奴賓服處　王成偽

增户口賞俗吏多為虛名_{二年} 地節

霍氏以所親子弟領羽林及兩宮衛將屯兵_{三年} 後霍氏族

趙蓋韓楊死非其罪 外戚許史王氏貴寵 王吉上疏諫以迂闊歸 太子言上持刑深謂柰何純任德教_{吉歸}

神爵元年 太子言甘露元年 以恭顯典樞機宦官之禍始 以許史握兵柄外戚之禍始_{右失處}

魏相去副封 奏行便宜 奏水旱盜賊 奏采易陰陽明堂月令選知陰陽者四人各主一時

諫伐匈奴言義兵應兵忿兵貪兵驕兵最好 族霍氏復怨未通 嚴毅稱上非和美之意 因許

氏進下正致元帝終言任許史

丙吉 保祐宣帝絕口不道前恩　代魏相為相　上寬大好禮讓　馭吏醉嘔車上不忍斥後知虜入雲中代郡見謂憂邊馭吏力也　或言其不薦馭吏牛喘　臨菴薦杜延年陳萬年于定國　上稱吉知人　然萬年以媚得薦非二人比

趙充國 以全取勝　不貪小利　先零與諸羌解仇共反充國至金城圖上方畧以威信招降罕开　執奏再三　謂明主可忠言　上屯田便宜十二事　魏相主其議卒從之　明年奏羌可五萬令未服不過四千　罷兵奏可其秋四千人降　得之屯田　失之置屬國

常惠 初隨蘇武俱不降　後持節護烏孫擊匈奴封長羅侯　使道擊龜茲斬前殺漢使者

鄭吉 屯田渠黎因攻車師護鄯善以西南道迎日逐丼護車師以西北道中西域治烏壘安遠侯

于定國 位九卿迎師執弟子禮廷尉十八年不遷代黃霸相宣帝持刑深不能正明習政事

王吉 純儒輔昌邑以道上書宣帝請車服貴賤有節除任子令及去角觝減樂府省尚方公卿務在簿書期會未有建萬世之長策舉明主於三代之隆上謂迂闊謝病歸元帝召道病卒出處合道子駿為京兆有能名與王遵王章稱三王孫崇有能名世清廉赴官不過衣裳去位家居布衣疏食

韋賢 為相在霍光時備位 元帝時復相 失爵作詩自劾復爵作詩自著 知有爵而已

張安世 漢賢相 忠謹 避權勢 匿名迹 掩人過失 薦賢不許來謝 矯霍氏之弊

疏廣 許伯使其弟監太子家廣言師友必於天下英俊魏相謝不及 與兄子受俱見幾去

陳萬年 中二千石問病丙吉萬年獨留昏夜歸吉薦為御史大夫 子咸放嚴延年而廉不如見罪憂死

夏侯勝 質樸 天陰諫昌邑偶中 議武帝不置立廟樂 授黃霸經 出道上語竟言布天下

趙廣漢 守潁川為鉅筩 守京兆善鉤距 霍光死伺微旨斬其關 疑蘇賢訐其客遂案賢疑榮畜教賢父訟罪又殺畜 事發又脅持丞相 望之劾奏腰斬吏民號泣萬數

韓延壽繼廣漢守潁川教以禮讓黃伯因其迹大治守東郡三歲上禮義行教化聘賢内諫修治學宮春秋鄉射陳鐘鼓管絃盛升降揖遜都試講武又置正長率以孝弟令行禁止斷獄大減為天下最　守馮翊傷昆弟訟田移病自責二十四縣莫敢以訟言　望之劾其僭上棄市百姓莫不流涕

尹翁歸以文武兼備自薦於田延年　守東都于定國不敢干以私東海大治　守扶風大治盜賊課常最三輔　清潔謙讓甚得名譽　數歲病卒家無餘財

張敞諫昌邑　忤霍光　光死請罷霍氏三將軍膠東盜起請治之盜自平　諫膠東太后獵治京兆畧循廣漢以經術自輔　坐楊惲免　冀有賊起為刺史盜平　守太原郡清　諫宣帝斥遠方士見郊祀志

鄭昌 能吏 持刑 弟宏 尚寛 循吏 無卓異之迹

蓋寛饒 劾張安世居位無補 舉刺無所回避 為人剛直然深刻喜陷人 以不得遷失意王生子書戒之不納 奏稱以刑餘為周召法律為詩書官以傳賢功成者退故誅

楊惲 楊敞子 太史公外孫 好交英俊 輕財好義 然伐其治行以敗 初戴長樂告惲罪免為庶人 後以報孫會宗書怨望腰斬

王成 相膠東治甚有聲

朱邑 未嘗笞辱人 自北海遷司農 篤厚 公正 廉節

黄霸 力行教化而後誅伐 凡治道去泰甚 守潁川八年百姓興行 治常為天下第一

龔遂事昌邑極諫 化渤海以儉約民皆富厚 王生教歸功聖主因薦之

召信臣視民如子 南陽躬勸農桑號召父 遷河南治當第一為少府奏省費歲數千萬

路温舒帝即位初上書奏失尚存亡寛刑罰 遷廣陽私府非納言試功之道 自幼習獄

田延年酷吏 盜三千萬

嚴延年劾霍光 守涿郡郡中震慄 守河南號屠伯

尹賞守長安令為虎穴 守江夏為右輔都尉所誅甚多

馮奉世涉車殺漢使刼南道叛漢奉世持節送大宛諸客至伊脩城諭諸國殺之諸國悉平蕭望之謂其生事不封 隴西羌彡姐反請討之爵關内侯 居爪牙官前後十年

元帝 昏懦 召用貢禹虛己問政用其言省食穀馬食肉獸省苑囿罷角抵建章甘泉宮衛卒就農蕭望之周湛劉向金敞並拾遺 田獵因薛廣德諫即日還 匡衡以日食地震上書為光禄大夫 用韋元成等議罷郡國廟 京房作考課法上意向之 右節儉好儒等事

史高領尚書事 宏恭石顯典樞機 蕭望之請罷中書宦官不悟恭顯陷望之自殺亦不罪恭顯 用石顯譖左遷周堪張猛猛自殺 京房引幽厲事

曉上請退石顯不能後房竟棄市右優游不斷

貢禹鄙夫患失　言節儉非元帝所少　恭顯用事不言而言此　為恭顯用大可責

薛廣德諫射獵　諫御船見小而沽激

韋元成相元帝重厚不及父賢而文采過之

周堪與望之劉向共謀恭顯望之死後再用而卒

張猛與周堪同堪卒而猛見殺

京房攻石顯　顯以為魏郡太守房懼屢上封事下獄死　焦延壽知其亡身　灾異考課

劉向初以鑄金事　宣帝見罷　蕭望之周堪引之以攻恭顯得罪　地震復用又以外親上書見罷

望之見殺堪猛用向再上封事堪猛死向廢十餘年　成帝即位顯等誅又以王鳳擅政再上封事卒不用　没十三年而王氏代漢學博而不純　始困於恭顯　終困於王氏　直諒多聞

翼奉　災異請遷都不交匪人

陳湯　呼韓既朝郅支叛湯副甘延壽使西域矯制擊斬之石顯康衡持不封　成帝立衡竟劾罷之因言叚會宗圍解奇中為中郎　後以罪徙邊

甘延壽　以材力幸　為都護　與陳湯共擊郅支　封義成侯

賈捐之　賈誼曾孫　諫伐朱崖　備言堯舜之代待夷狄之道　用楊興計偽薦石顯見殺

辛慶忌　辛武賢子　事元成　武賢與充國羌議不合為世仇　慶忌恭儉所至著威　執金吾

諸葛豐 收許章 上收其節 舉刺無回避 上書言周堪張猛上不直之免為庶人

康衡 以史高舉相元帝畏石顯不敢言 後王尊劾子殺人免 復以盜土免為庶人 事元宣成

馮野王 以治行高為馮翊稱其威信 在位多舉為相以後宮屬不果 事宣元成

蕭望之 宣帝舊臣 元帝之師也 初不聽露索霍光不用之光死言霍氏遂見用 劾廣漢死 劾韓延壽死 劾張敞不得為三公 劾陳湯不得封 輕丙吉 非耿壽昌 雅意本朝不守平原 為左馮翊引病 多使守吏買賣私所附益十萬三千 平生忌刻害人之賢元帝之世與恭顯忤自殺

成帝 荒淫 外戚專權 以王鳳為大司馬領尚書事封王崇及

譚商立根同日為侯　劉向作五行傳上心知為鳳兄弟起此論不能奪其權　王章奏鳳專權欲以馮野王代章死獄中　王莽為新都侯吏民上書譏切王氏上以問張禹由此不疑　大司馬王商死王根代王根後薦王莽代　儆行悅趙飛燕　劉輔諫為鬼薪。

王章忠臣以言王鳳死　本王鳳所舉

劉輔諫立趙飛燕罪

梅福 以任王鳳上書莽專政棄妻子去

朱雲 請斬張禹

張禹 罪魁賣國

孔光 阿意皆王氏羽翼 事成哀平

杜欽谷永 王鳳腹心

王尊 守安定威震郡中 守益州蠻夷歸信 為司隷劾康衡 守京兆盜賊清 坐遇使者無禮免吏民訟之 遷東郡請身填金堤水却

王商 亦外戚 以肅敬稱 成帝為太子有擁佑力 王鳳專商議論不平 止訛

史丹宣帝皇考外家　成帝為太子時丹護之掩惡揚善甚有功上意向定陶王丹伏青蒲諫成帝得立　丹位後將軍十六年極聲色滋味

翟方進司直旬歲免兩司隸　徙京兆尹京師畏之為相九年中傷尤多　熒惑守心罷

段會宗都護西域敬其威信　西域上書願得復為都護諸國郊迎　安輯烏孫　遣誅畨卬手歛殺之數千騎圍之會宗為言號泣而去安輯昆弥　死烏孫中諸國發喪立祠

哀帝昏愎　誅大臣寵董賢封舅丁明后父傅宴為侯　丞相王嘉下獄死　封傅商董賢為侯　董賢為大司馬　師丹限民名田不行

平當 丞相辭封

彭宣 御史大夫乞骸皆小廉取名

馬宮 代孔光大師持祿

何武 仁厚好進士為相號煩碎而經術正直王莽從武求舉武不從哀帝崩舉朝皆薦莽武獨與公孫祿謀成哀比世無嗣不宜異姓持權遂互舉 莽劾免之後見殺 嘗為刺史二千石有罪應時舉奏其餘賢不肖敬之如一其行部先即學宮見諸生試問然後入傳舍出記問田穀已乃見二千石

王嘉 諫封董賢誅

師丹以舊傳居三公帝拜丁傅并多變更切諫　廢歸　後莽封之

息夫躬由哀帝后父傅晏進與孫寵誣奏東平王雲封侯　既罷以祀盜誅滅

李尋甘忠可詐造天官歷包元太平經夏賀良私以相教尋亦好之　帝疾從賀良等議以建平二年為太初元年號陳聖劉太平皇帝漏百二十刻不驗皆誅

毋將隆奏徵定陶王竟立為太子　哀帝即位董賢貴　傅太后賤買宮婢　隆皆言之王莽顧交隆不甚附　免官徙合浦

何並為長安令道不拾遺　徙潁川郡中清靜名次黃霸　清廉　妻子不至官舍

傅喜傅太后從弟　太后與政喜諫見罷　何武薦拜大司馬丁傅嫉之　不順太后求尊號策免

薛宣 事成哀賞罰明用法平多仁恕利愛代張禹相然官屬譏其煩碎能吏

朱博 刀筆吏所至操持逆折其下傅后求尊號傅晏結之為宰相彭宣劾之自殺

杜鄴 交驩王音王商為商腹心立丁傅於哀帝時論正心邪

鄭崇 哀帝所云尚書履聲者諫封傅太后從弟商又諫董賢貴寵死獄

董賢 二十二為三公權與人主侔云欲法堯禪舜哀帝崩太后因衆怒去之

平帝 幼主擁虛器 太后臨朝 元帝后王氏 召王莽為大司馬號安漢公號宰衡加九錫弒帝立孺子 莽稱假皇帝翟義起兵擊之不勝莽即真篡位

孫寶　孔光以黄龍游江稱莽功德　寶言周召猶不相悦坐免終於家

龔勝　哀帝時諫官言董賢逆旨罷　莽秉政乞骸骨　莽篡位加以印綬推不受不飲食十四日卒　有臨弔父老譏其不終天年　此下號清節之士

龔舍　以龔勝薦為諫議大夫再以病免　王莽居攝卒

鮑宣　哀帝時丁傅並進董賢貴幸上書切諫　王莽秉政係獄自殺

郭欽　哀帝時丞相司直　嘗奏董賢

蔣詡　兖州刺史　廉直著名　莽秉政皆病免

嚴君平　賣卜因勢道之以善　依老莊之指著十餘萬言　楊雄嘗從之學

鄭子真耕於谷口　王鳳聘之不出

薛方莽安車迎之引巢由自免

郇相　郇越越散貲千萬志節尤高相為莽太子四友矣　栗融　禽慶

蘇章　曹竟皆儒生去官不仕於莽

紀逡　唐林　唐尊皆仕莽封侯不可比清節之士而林最貪

孔休初莽罷就國休為新都相莽進王具寶劒不受莽還京師欲見休稱疾不見　後莽秉權休去官歸家　莽簒位聘幣請為國師遂嘔血託病杜門自絕　知莽之奸最早處之最善惜班氏不立一傳以冠清節之士

新莽簒位十八年漢誅之嚴尤智數能言三策而攻降劉聖為莽大司馬十餘日敗尤死

劉歆自楚元王辟疆德向世為宗英歆為莽國師自覆其宗　初歆與甄豐王舜附莽加安漢宰衡之號　及莽用劉慶謝㗊田終術欲稱攝舜憂死故與豐並父子誅　東莱謂三子不欲莽居攝荀彧不欲操加九錫猶培其根而惡其實也

揚雄初慕相如　又騷賦甘泉河東校獵長楊既而悔之草太元法言　自比孟子　王音召為門下史　成帝時與王莽劉歆並　哀帝時初與董賢同官　卒為王莽大夫　劇秦美新為萬世羞

按漢習委靡張禹孔光賣國為姦餘紛紛附莽者不可勝數惟劉歆世為宗英揚雄自號儒者而亦為之罪莫大於此歆見莽居攝而内懼雄直為其大夫罪尤大

古今紀要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古今紀要卷三

詳校官庶吉士臣張溥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修撰臣戴衢亨

謄録監生臣張炳

古今紀要卷三

宋 黃震 撰

後漢光武中興高祖九世孫出自景帝初劉玄在平林兵中立為更始而光武為偏將軍建武元年即位

光武大度 深幾 明謨 雄斷 不灌赤眉 行銅馬營 答竇融書 抑外戚 退功臣昆陽之戰尋邑兵號百萬秀光武諱奔之莽兵大潰於是四方豪傑響應秀持節鎮慰河北除莽虐政復漢官名吏民喜悅更始元年北至薊會王郎據邯鄲秀欲發還

用邳彤說進攻邯鄲拔之　擊銅馬降之南徇河北亦降　命寇恂守河內以拒洛陽(朱鮪)遣鄧禹西入關自引兵北徇燕趙(二年)　圍朱鮪降之入都洛陽(建武元年)赤眉入長安鄧禹兵敗遣馮異代之勑曰征伐非必畧地攻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　馮異大破赤眉餘衆東向宜陽帝親率六軍待之赤眉降以盆子為趙王郎中(二年)　耿弇伐張步降之降五校餘黨齊地平(五年)來歙襲攻隗囂(據隴)為其所圍上親征十餘萬衆皆

降囂奔西域死子純自立後降八年岑彭大破蜀兵見刺吳漢八戰八克刺殺公孫述其將延岑以城降十一年右取天下規摹事召伏湛為尚書典定舊制卓茂為太傅建武元年封諸將使馮勤典封事莫不厭服元年召侯霸拜尚書令明習故事奏行前世善政法度四年起太學稽式古典修明禮樂五年立五經博士禮嚴光五年并省四百餘縣吏職減損十置其一田租三十稅一如舊制元年罷郡國車騎士材官樓船及

軍假吏令還民伍七年 既平蜀表李業之閭徵處士費貽任永馮信西土歸心十二年 非警急未嘗言軍耿弇等亦上大將軍印綬 文書簡寡十存一焉十三年 梁統奏死刑太輕請定律令不報十四年

治天下亦欲以柔道十七年 第五倫每讀詔書曰真聖主也二十一年 初建三雍中元元年右假武修文及節約事 西域十八國遣子入侍請都護弗許二十二年 日逐王遣使稱臣藏宮願得五千騎立功不從二十四年 匈奴求和

親臧宫馬武請擊報非其時不如息民自是諸將莫敢言兵事者二十七年右不事邊功事　朱浮言守宰數易自是代易頗簡六年　鄭興願留言柔克之政帝頗傷嚴急故及之七年　命司隷督察三公陳元請以王莽罔密為戒七年　韓歆直言帝不能容宣詔責之歆自殺十五年　歐陽歙張級及郡守十餘人皆坐度田不實下獄死十五年　廢郭后太子强避位立太子莊十九年　大司徒戴涉坐入奚涉罪下獄死帝以三公連職

策免大司徒竇融二十年 上以赤伏符即位由是信讖桓譚諫帝以為非聖無法出為郡丞道死中元元年 右督察嚴急等事

一將鄧禹杖策追及於業 說帝延攬英雄 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 西入關謁祠高廟收十一帝神主 二十四為司徒 任用多誘之薦賈寇吳欲綏取赤眉追於君命屢失利 入關功雖不究然能為漢得人心 披圖對任德厚薄 大度淵謨君臣同德 比張良智勇不及學行過之 遠權勢 家法傳後世 子訓罷石臼河 撫烏丸畀鮮 平諸羌 孫隲外戚 凡弟忠孝不免

將五 **寇恂** 守河內比蕭何　屈賈復類藺相如　不從王郎從光武識真偽　殺皇甫文降高峻亦兵家剸腸滌胃之法　取上谷印綬經明行修文武備足有大臣之德　光武不任功臣如鄧寇皆用不盡其才　鄧禹薦守河內頛川借寇

將七 **馮異** 敗赤眉定關中功最大　謹遜　異說光武施行恩德　光武救異平定安集　君臣契合處用心同　薦姚期知人不及鄧禹　初間去就不如鄧禹　勸光武結昔竟父子　陰條二千石長吏同心與不附者說李軼三事皆權術　用兵智計亦高

將六 **岑彭** 以誠信降朱鮪　以智計破秦豐　移檄江南班行詔命　鄧讓等遣使入蜀繞出延岑軍後述大驚　持軍秋毫無犯　荊門事一由征南公　彭見刺吳漢因之平蜀

將三 **賈復** 勇 破青犢五校 自請擊鄧 征伐未嘗敗

數與諸將潰圍解急 身被十二創以其輕

敵希令遠征 每論功復未嘗言 剽甲兵敦儒

學以功臣不為祖 參議大事惟復與鄧禹李通

將二 **吳漢** 質厚少文 鄧禹薦其勇智有謀 北擊郡賊

常為先鋒 初說彭寵以幽州兵從光武北發

十郡兵斬幽州牧苗曾而發其眾 收其守長而

禹縣五姓降 八戰八克斬公孫述而蜀平 北

擊匈奴 意氣自若隱若敵國 朝受詔夕引道

田宅分昆弟 頗撫敕 初入蜀請罷三郡棹

卒帝不聽而勝 帝欲罷諸郡

甲卒漢不遣而勝 劉尚分營

將十一 **蓋延** 與吳漢同謀歸光武 勇而兵精 所將亦幽

州與 拔敖倉酸棗封丘 破劉永 勝黃憲

勇而寡謀 而以違指

校敗 帝敕以書戒之

陳俊 將十九 從光武河北 以堅壁困五校 佐耿弇平齊鎮撫齊地 撫貧弱表有義百姓歌之

臧宮 將十二 以下江兵從光武 佐吳漢岑彭平蜀 請擊匈奴 願得五千騎亦失之輕

耿弇 將四 以上谷兵從光武稱北道主人 說光武無從更始罷兵北發幽州十郡兵引而南因請北收上谷兵未發者 定彭寵於漁陽 取張豐於涿郡 東攻張步以平齊地 有志竟成功比韓信 凡平郡四十六屠城三百未嘗摧折 累葉功名 擊祝阿潰鍾城 修攻具致背邑 拔甾菑走西安 激怒張步戰臨淄料敵制勝 筭無遺策 二十八將最優

耿國 弇弟 五呼韓邪為單于由是烏桓鮮卑保塞自守北虜遠遁中國少事然害見於兩晉之世

耿秉 國子 上書顯宗言兵事 與竇固北伐不戰成功 度遼將軍七年 匈奴懷其威信

耿夔 秉弟 伐匈奴出塞五千里自漢出師未嘗至

耿恭 國弟廣之子 守疏勒比蘇武 耿氏與漢俱衰

將二十 姚期 從河北 呼趣出薊 守魏郡 盜清 信義不殺李熊 不虜掠 服喪三年 犯顏諫爭

將三卄 王霸 有信義 從光武不去 疾風知勁草 度河氷合 斬王郎 蘇茂箭及酒樽不動 不戰屈人兵 守上谷二十餘歲與匈奴烏桓大小數十百戰北邊無事 言宜和親 賊宮不見大敵故請五千騎立功

將九 祭遵 從平河北 孝義恭儉 廉潔儒雅 諸將中最賢 格殺光武舍中兒 椎破張豐肘石

軍旅不忘俎豆　克己奉公賞賜
盡與士卒家無私財　征蜀卒

祭彤 幼至孝獨在冢側盜賊哀之　治縣無盜賊守
邊能以夷狄攻夷狄威聲揚北方胡夷皆來附
野無風塵　在遼東三十年衣無兼副　孝能感
盜賊故信能感夷狄　烏桓鮮卑每朝京常過冢
號泣　遼東立祠奉祭
東漢邊吏第一　邊從弟

將廿四 **任光** 將廿五 **李忠** 將廿六 **萬脩** 王郎起光武自薊狼狽還獨光
為漢守信都與忠脩迎謁光武
藉以起兵　係漢興亡功最大　光定計發兵
忠不顧母妻殺馬寵之弟　守丹陽課第一

任隗 光子　賢宰相　和帝初竇憲秉權隗清淨
寡欲與袁安同心持重處正　諫竇北伐

將廿七 **邳彤** 王郎時以和成郡為漢守迎光武會信都決策
不容光武西還長安最係漢成敗之機　不顧

家與李忠同

劉植　王郎起據昌城迎光武　說降劉揚　皆於平王郎有大功　將八十

耿純　見官屬兵將法度自結納　王郎起燒廬舍舉族從光武　從平邯鄲又破銅馬　治郡見思　將十二

朱祐　質直儒學　將兵多受降克定爲本禁士卒不得虜掠　請改諸王爲公三公去大名　將八

景丹　將上谷突騎從光武　羣臣推大司馬惟吳漢及丹帝以丹爲驃騎將軍　將十

王梁　與吳漢蓋延同從光武　助寇恂守河內以讖爲大司徒　降赤眉別校　破五校　尹河南穿渠不流　將十八

杜茂　歸光武於河北　擊五校於魏郡清河東郡三郡清靜　屯田晉陽盧芳遣匈奴梢降

將十七 馬成 追從光武河北平李憲代杜茂屯北邊北方無事

將十六 劉隆 追從光武河北助馮異拒朱鮪李軼討李憲守南郡以墾田下獄副馬援伐交阯代吳漢大司馬

將十九 傅俊 從河北從破王尋助岑彭平秦豐

將二十 堅鐔 從河北董訢反宛城取之鄧奉反新野鐔南拒奉北當訢勞苦一年卒全之

將廿五 馬武 從昆陽平羣盜戰為鋒敗為殿降射犬自言可守尉不論帝意鄧禹所對諫

右二十八將顯宗永平中圖形雲臺按東漢精華

云高祖功臣皆跅跑之士光武功臣皆信義儒學

之士又論二十八將次第鄧冦賈復才德兼優最高次馮異岑彭吳漢耿弇勲高次姚期王霸祭遵朱祐之屬皆賢餘亦忠義勇敢智畧之士全無姦雄厠其間惟馬武人物不及亦無過皆起河北

樊崇 號赤眉 立劉盆子 入據長安 光武使馮異攻之 崇出闗帝自將勒兵降之待以不死

王郎 本傳名昌 卜相以河北有天子氣詐稱成帝子入據邯鄲 漢兵拔邯鄲斬之

劉永 梁孝王八世孫 更始令紹封 更始敗亦自稱天子 吳漢圍之永將斬永降

龎萌 更始以牧冀州屬謝躬敗降 帝以其遜順可托孤 擊董憲詔獨下蓋延萌疑乃反

張步 以瑯琊反 劉永立為齊王據郡十二 耿弇擊之而降 後逃奔斬之

李憲 據廬江自立 馬成拔之

彭寵 王郎死寵恃功過望 反稱燕王 寵蒼頭斬寵降封不義侯

盧芳 詐稱武帝曾孫結匈奴自立 建武十六年降封代王 後復反死匈奴中

隗囂 起兵應漢士大夫皆歸之 擊馮愔有功 子入侍用王元計欲專方面 後稱臣公孫述漢平之

囂最無識 就更始 就公孫述 叛光武 馬援初說從光武不聽而援去

公孫述 據蜀自立為天子 吳漢平之

右一時僭竊者又銅馬 左距鹿 青犢五校尤來大槍

五幡

劉伯升名縯光武長兄破家厚士謀復社稷救部將劉稷更始并誅之

李通以讖結帝常居守京師娶帝女弟謙恭避權勢為宰相謝病上印

王常以下江兵屬光武知義識真恭儉遵法共破尋邑擊鄧奉董訢蘇茂龐萌

鄧晨以讖結知光武自薊走晨請從帝追銅馬於冀州給軍不絕以常山主北道

來歙使隗囂不辱命襲略陽囂驚其神堅守以弊囂傾廩賑飢被刺自書表薦段襄骨鯁而絕有結纓氣象

歷歙曾孫事安帝事太子

竇融河西翕然歸之因班彪說決意歸漢大司空卑恭已甚數辭爵邑

子固明習兵事

羌胡服其恩
信事明章
曾孫憲 外戚專權勒功燕然
和帝誅惡不至弑逆
玄孫章
順帝朝好學有文章入
東觀為校書郎謙虛下士
馬援 不能守章句 推財散施 論公孫述光武智
識過人識去就 論光武似高祖 說降隗囂將
聚米為山谷 來歙奏隴西非馬援不能定
守隴西擊破先零置金城邊邑耕牧樂業 為邊
守最得大體 務用恩信以待下 任吏以職但
總大體 大姓侵小民黠羌飲旅拒乃太守事
平交趾 又平五溪蠻 馬革裹尸上馬矍鑠皆
勇不能怯之過 載薏苡 鑄五銖錢 銅馬式
戒兄子當
學伯高
子廖 勸馬后節儉 不
訓諸子 事顯宗
防 事肅宗破
羌迎氣樂驕
修
兄子嚴 學問有行義
守陳留盜賊清
族孫稜 行義 賑貸
水利 賢太守

卓茂　專務德化　初拜丞相府吏與誤認者馬　遷密令人有言亭長受米肉者茂曰遺之而受何故言耶數年教化大行道不拾遺　視人如子　舉善居攝病免　律設大夫禮順人情二語足盡法律之說　光武訪之為太傅封褒德侯　雲臺三十二人　二十八將起河北封李通王常佐南陽

竇憲以河西附獨茂以德選

伏湛　伏生九世孫　世傳經學　清淨無競　飢歲食麤　保全平原　諫征彭寵　時賊徐異卿等據富平唯云願降司徒伏公　子隆奉使死節張步殺之

侯霸　全臨淮　百姓乞留　明習故事　收拾遺文　前世善政皆奏行之　明察守正

宋宏　止繁聲　戒淫色　風易妻　與伏湛之造次卿射侯霸之奏行寬大此三人皆中興明相

韓歆 好直言　嘗證歲將飢凶歸復詔責之自殺　後歐陽歙戴涉相代為司徒下獄死

蔡茂 不仕莽朝　守廣漢有政績　位司徒清儉匪懈

郭賀 曉習故事　荊州刺史有殊政　後顯宗到南陽賜三公服去襜帷以章有德

馮勤 吏事精勤差次封爵

趙熹 少有節儉　舞陰大姓李氏願降之　戰功　守青州　中封禪

宣秉 不仕王氏　少修高節　遷司隸務舉大綱　牧養親族無擔石儲　以下四人皆行義士

張湛 好禮　遇妻子若嚴君　下公門盡禮父母之國　諫光武惰容　為太子太傅郭后廢稱疾

王丹 居家載酒勸農人皆兼功自厲　不交陳遵　不許子奔同門生　擇交

王良 為大司徒　恭儉　妻子不入官舍　妻布裙曳柴　鮑恢拜之以友人不肯見後不應召

杜林 不屈隗囂　義感刺客　發更始喪　求詔更始妻子　功曹薦代　永平中為司徒

桓譚 博學好古　數與劉歆揚雄所為相類仕莽朝默然　論時政輔佐抑末　非讖　新論

馮衍 光武即位衍為更始不時至帝怨之　後交陰興帝從西京外戚賓客得罪西歸

申屠剛 王直　慕直鰌汲黯　對策刺王莽罷歸說隗囂不報漢　諫光武出游　諫帝自選舉法理嚴密　言太子宜簡賢保　時羣臣莫敢正言剛切諫並不內病免歸

鮑永 叱狗去妻　孝　知更始亡方罷兵詣河內云不忍以其衆幸富貴忠　守魯郡擊破董憲裨將　牧揚州緩其銜轡司隸刻趙王良與鮑恢為二鮑　畏更始家　爭韓歆子

昱 平流為

司隷守正有父風　為司徒言楚獄　德南陽神父
守汝南有水利　事章帝孫　興學事

章帝

郅惲上東門候拒帝不内　舉孝子古初
諫光武説太子引退善處父子之際

蘇竟説降鄧仲況劉
龔不伐其功

劉平孝感賊　拜全椒長人
增貲就賦減年就役

郭伋守漁陽潁川易亂為治流賊銷散匈奴遠迹
牧幷州竹馬交迎　言不當專用南陽人

杜詩安集洛陽殺蕭廣　南陽杜母　水利農器
復虎符　身在外心在朝廷　臨事獻納

孔奮姑臧長身不自
潤守武都清平

張堪　先守蜀一毫無取漁陽擊匈奴麥兩岐

樊宏　光武之舅謙柔畏謹仲山甫後　子儵　不交賓客以大儒為師　陰興好施接賓石門無俠客二者皆賢　族曾孫準　屬志行修儒術　鄧太后朝上儒學疏　安流民

陰興　光武后弟　辭封謂將帥有功者多　不肯代吳漢為大司馬　祀管仲　祀竈

朱浮　幽州牧以漁陽守彭寵不從密奏之激成其變　言不任三府　守宰數易　廣博士選

梁統　與竇融同事以河西歸光武　剛毅好法以王嘉減死刑太輕　欲盡復舊制　子松　議禮

竦　徙九真　悼騷序　內二女　州郡徒勞　事顯宗肅宗　七　商　竦孫　外戚秉政　進賢辟巨覽陳龜李固周舉要無大臣之道文宦寺　戢租救饑婦人之仁　事順帝　冀　商之子

事冲帝質帝　質帝言其跋扈見弑　恒帝與中
常侍謀誅之諸梁皆棄市　收財三十餘萬萬減
天下
半租

張純 安世之後　明習故事　位司空慕曹參無為
光武非惠帝時比　禮制多出純議禘祫昭
穆合禮　按七經讖立明堂辟雍非　奏封
禪最非　傳奮甫吉　自安世凡傳國八世

鄭興 勸隗囂不稱王　日食疏用郭伋
不為讖幾得罪　言春秋之學
子衆 奉使不
拜事
明
帝

范升 言左氏不祖孔子而丘明師徒相傳又無其人
名奏左氏失十四事不可錄三十一事幷及史
記庚
五經

陳元與范升辯難卒立左氏　諫司察三公

馮魴與郟賊延褒力戰降皆赦之仁勇司空

桓榮為利之學大陳車馬光武時賢極多而榮獨得以傳太子非知人之明子郁尚書學授肅宗和帝經時納忠言正論郁子焉授安帝順帝經至三公焉孫典騎馬御史與何進同謀誅宦官焉弟子鸞陳五事牾內官鸞子曄不舍宿楊氏焉兄子彬蔡邕齊不與曹節壻馮方共酒食彬父麟侍講以直道牾左右

張宗勇闞鄧禹表為偏將軍為禹後拒拒赤眉與馮異破關中營堡定潁川青與盜

班彪沉重好古王命論傚隗囂為竇融畫策歸漢以融薦見召良史才論遷史得失最詳

固之所以贊遷者皆其說請為東宮置賢傅子固史能繼父業有餘於文章不足於志

操著漢書兩都賦甯戲典引寬和容衆坐竇憲死獄中

明帝議定南北郊冠冕車服制度宗祀光武登靈臺辟雍大射養老觀聽者億萬畫雲臺諸王子弟外戚四姓至期門羽林悉令通經匈奴亦遣子入學奉建武制度無變后妃家不封侯與政儒學

文物盛處祭彤破赤山烏桓塞外震讋班超斬鄯善於寘西域復通天下太平人無徭役歲比豐稔

百姓殷富　白狼槃木百餘國前世所不至皆稱臣奉貢白狼王作詩頌德遠近畏服事　禍察大臣數被詆毀尚書以下至提拽　朝廷爭為嚴切惟鍾離意諫請緩刑上亦不時用之　天竺求佛得其書及沙門來楚王英首奉之以逆誅楚獄死徙者以千數賴馬后及寒朗言始悟其濫右苛察好佛等事　橫經自講擁郎皆失　文物過文景之世

寬厚恭儉之化不及旅剛於斁文之世

鍾離意光武時解罪徒桎梏赴期皆至　以張恢贓物不受珠璣之賜　大旱諫起北宮而雨

解衣憂格免郎過誤之罪　忠厚廉直　以直諫
出相魯以愛利為化　本傳　霸所辟　初為督郵
不按亭長謂宜先請所內後德
陽殿成明帝謂意在不得立

宋均 立學禁淫祀辰陽長山娶皆取巫家守九江去
檻穽虎渡河　蝗不入境　遷河内政化大行
為尚書令不畏威失正　寬和不喜文
法　吏能寬雖未害　苛察者雖廉而毒

寒朗 以死爭楚獄
理出千餘人

鄧訓 見禹　本
傳

祭彤 北伐逗遛下
獄　餘見前

東平王蒼 議定禮樂　諫獵　以至親輔
政不自安還國　為善最樂

竇固　擊匈奴　通西域

牟融　為司隸百僚憚之　經明才高善議論帝以為司空舉動方重甚得大臣節

郭丹　司徒

范遷　在公輔有田一頃與兄子四子無立錐之地

吳良　為郡吏斥王望忠正　爭徐正自係

承宮　拾薪　朝廷憚其節　虜使求見

廉范　收薛漢　守雲中執炬斬虜　守蜀五袴歌

虞延　伏臘遣囚徒　誅陰茂客　司徒

劉般宗室有節行諫止常平倉

章帝　除楚獄禁錮　詔勸農桑　有司選舉　進柔良理寃獄　陳寵請滌煩苛第五倫戒嚴酷皆深納之　白虎觀議五經稱制臨決　詔及秋冬治獄

朱暉稱疾不署均輸之法帝遣問起居賜錢物衣服

孔僖崔駰為人告訐帝詔弗問　詔三公曰俗吏矯飾朕甚厭之安靜之吏月計有餘　幸魯祠孔子作六代樂褒寵鄭均毛義之行義　報囚止用十月

郭躬為廷尉條可輕者四十一事行之 曹褒定禮制 帝厭明帝苛察事從寛厚又體以忠恕文以禮樂 魏文稱章帝長者右長厚處 竇憲驕横奪沁水公主田園帝切責之不能繩其罪 信竇后廢太子慶立肇為太子異日女主臨朝外戚用事皆此基之右帝失處

第五倫守會稽斷淫祀 西門豹第五倫宋均狄仁傑皆是一理 守蜀選孤貧 章帝擢為司空 論貴戚馬竇最切時 雖峭直然疾俗吏 帝長者褒稱以勸 在家能弭盜保鄉里 為嗇

夫平徭賦理寃結　爲市掾市無阿枉　爲太守
風移俗易會稽淫祀絕　蜀郡賍賂絕　爲三公
奉公盡節　比貢禹過之用不盡其才　史論其
在會稽自斬芻妻執爨爲矯激然雖非中道惟無
欲故能
無私

傅毅　廸志詩　七激詩諷肅
宗不好賢　作顯宗頌

韋彪　孝　議論多忠厚　論選舉二千石　論吏
治苛刻宜謹尚書之選　二千石勿妄遷

鮑昱　請除楚獄禁錮
餘見鮑永傳

鄭均　諫兄受遺　召還尚書敷
納忠言　帝幸其舍賜祿

鄭宏　所陳有益皆著之南宮　初第五倫所
辟後爲太尉見倫曲躬　帝置雲母屏

賈逵入講左氏春秋謂證劉氏為堯後者獨左氏左氏自劉歆陳元之爭未得立今始立

丁鴻讓國　白虎殿無雙　後和帝朝因日食言竇憲卒誅之

朱暉年十三遇賊拔刀　在太學門門不見陰就不從太守阮況市牛況卒厚贈之　奪陰就主簿璧與東平王蒼　守臨淮强直　散家賑飢以知已之言恤張堪妻子　爭張林鑄錢鬻鹽均輸之議不署不閒口𠻳悟寢其事

樂恢隨焦永之官皦然不污　為功曹選舉不阿為僕射舉刺無避　不附憲　上疏諫不聽憲脅殺之

郭躬守法平恕　為廷尉輕刑條四十一論赦文不及亡命　奏讞法科多所生全　昌𢧐

陳寵通法律兼經術　辭訟比　勸章帝滌蕩煩苛論三微月　斷刑　條法益於甫刑者除之八十九百　禮刑相表裏　爲廣漢顯用良吏爲廷尉寬恕　爲司空奏議溫粹號任職相　不獻遺竇憲所謂寬而栗

子忠事安帝

班超虎少子　投筆　開西域五十餘國不費中國兵財　任事三十一年　蕩佚簡易寬小過舉大綱　子勇復西域　又發諸國擊匈奴　當安帝時

李恂督使賈胡不受西域遺物

楊終在明帝朝論廣陵楚淮陽濟南獄　徙者數萬帝從詔還徙者　白虎殿論經

王充市肆書一閱輒誦　論衡　蔡邕得而秘之王朗得而方進　其書謂漢太平過前代

崔駰博治文學　與班固齊名正直過之　客竇氏以正諫疎　然客於竇亦不得爲遠識　子瑗

字子玉　繫獄問椽禮　文字似駟兼有政迹而
清杜喬為八使以贓按之非其罪　事安順帝
子寔事桓帝　政論多未當　漢政寬於權戚急
於忠賢寔欲加嚴而不別白　無道之世當
勸之明別忠邪不當教之嚴刑　謂
文帝嚴謂孝宣優於文未當守五原
秦彭循吏　萬石秦氏　遷山陽以禮訓人不加
恥辱　守潁川感麟鳳等瑞肅宗親行之
和帝　竇太后臨朝　竇憲用事破北單于勒功燕然
又破之金微山既立大功兄弟專權日甚外戚始此帝乃
與鄭衆謀誅憲自是衆常預政宦官用權始此太后崩帝
始知梁所出乃封梁竦十三人為侯梁氏自此又用權

袁安和帝朝最賢相東漢亦未易比　明帝時自為縣功曹不為從事持書　守楚郡出楚獄四百人　章帝朝尹河南十年京師肅然　不以贓罪人　為九卿議事不阿三公　還北虜生口市為司徒和帝立　諫竇憲為三公　劾竇景擅發邊兵　爭竇憲立北單于　與任隗貶免竇憲黨二千石四十人　天子及大臣皆恃賴之　以安之公忠不能制竇氏嗚咽流涕　光武不任大臣之弊　最得待夷狄之道還北虜生口　竇憲北伐諫無勞師　憲立非單于諫以失信西單于

陳寵不遺竇憲　為廷尉寬厚刻弊之風少衰　餘見前

魏霸守鉅鹿簡恕不及人之短

賈逵為侍中甚信用　餘見前

汝郁 為魯相以德化

丁鴻 日食言竇氏

何敞 守汝南以春秋斷獄 立禮官

徐防 司空 五經章句試士

袁安子孫 子京經學 京子彭清潔 彭弟湯諸儒稱其節 湯子逢寬厚篤信為三公 逢弟隗奢以墜 安子敞為三公廉勤不阿失鄧氏旨殺身 敞子盱不附梁冀 彭孫閎以兄弟驕陽狂避難 宏弟中清亮與范滂友 中弟洪恥宥族貴勢變石門師 中子秋 七賢同死太守難之

張酺侍講有史魚節　拒竇景害鄭據　全
竇瓌不殺盜徒　為太尉無可觀

韓稜議欲伏拜竇憲稱萬歲稜正色斥之　竇氏敗
典崇之　守南陽嚴平　司空　孝母　推財
與從昆弟　㓜王就上竇憲牛酒　諫憲北
伐　平生與憲立敵　薦應順呂章周紆

周榮與袁安奏論竇氏　不懼　文學之士掌公
刺客之齊　大丈夫　子興詔令　與子景忠
有榮風　為司空奏姦猾將軍牧守
以下五十餘人　黜侯覽等　薦士

李法言宦官椒房史不實坐免八年　拜
諫議正言如舊　守汝南有聲迹

王渙令洛陽寬猛
得宜民祠之

許荊守桂陽以禮化
十二年人立廟

殤帝　立數月崩　鄧后與鄧隲立安帝年十三

安帝　以日食策免三公徐防尹勤等　中常侍鄭衆蔡倫等預政　令民入錢穀拜爵　鄧隲擊凉部叛羌推進何熈李郃楊震陳禪等天下稱之　鄧隲欲棄梁州虞詡言不可出為朝歌長　鄧太后崩上始親政以譖廢鄧氏五侯為庶人　宦官樊豐周廣謝惲用事　楊震連諫不用遂無顧忌詐為詔發司農錢穀震所言轉切豐譖自殺豐等與閻后讒廢太子

保　帝崩立北鄉侯數月薨宦官孫程等迎立所廢

太子保

鄧騭　立安帝　求還第　封上蔡侯惟葉侯辭至五六　薦楊震朱寵天下復安　宮人誣告不合死

楊震　年五十始仕　鄧騭辟之　畏四知却王密金　子孫蔬食　論伯榮姦賂　帝舅耿寶薦中常侍后兄閻顯亦薦所親震皆不受　上書攻中常侍樊豐周廣等救趙騰死　得豐等詐詔上之竟以譖去　夕陽亭飲酖卒

大鳥集喪前　東　賜　彪

魯恭　父卒年十二弟丕七歲禮過成人　居太學絕人間事　中年三異　虫不犯境　嘉禾生庭

中　為光祿勲選舉清平安
帝初為司徒　請冬月斷獄

陳忠寵之子　世典刑法務在寬詳　初寵言為人
議法當依於輕請除溢於甫刑未行忠依之上
二十三條為決事比　除蠶室刑　解贓吏三世
錮　狂易殺人減重　母子兄弟相代死聽赦所
代者　薦隱逸直道之士馬良杜根周燮　預上
疏請容直言　搢紳先生論風封阿母王聖　勿
斷人臣行三年喪　言伯榮之威重於陛下
請重三府　拜司隸近侍憚之出守九江

法雄為青州刺史擊破海賊不奉法者解印
綬去　守南郡毀壞檻穽而虎害息

劉愷讓爵與弟　為司徒　請二千石
行三年喪　陳忠薦拜為太尉

周磐感汝墳就祿　母喪終不仕　時
不可為　教授門徒常千人

蔡順至孝皆和帝時

班勇擊匈奴城郭皆安

梁慬委以西方事河西復安

陳禪守漢中夷賊即降　諫設夷狄之樂　守遼東匈奴退還數百里　不加兵但遣諭　於學說

道義

龐參督三輔軍屯奏記鄧隲欲徙邊郡不能自存者　守漢陽謁任常有薤水抱兒孫之事　馬融

明其失期　虞詡薦有宰相器　順帝時為太尉

周燮醜　不讀非聖之書　舉孝廉賢良特徵皆辭　安帝以玄纁聘之云修道者待時而動竟歸

順帝　封宦官孫程等十九人為列侯　虞詡為司隷

劾三公阿附及宦官張防　張防欲害詡尋敗封乳

母宋娥為山陽君安帝以王聖為野王君　又封梁冀為襄邑

侯左雄諫不聽　李固對策請抑外戚宦官罔棄官

歸　以梁冀為大將軍弟不疑為河南尹　遣八使

杜喬周舉張綱周栩馮羨欒巴郭遵劉班分行天下

張皓六世祖良　辨疑獄　順帝時為司空多薦達　上書當死者八十餘人諫免之　皓子

張綱埋輪　劾梁冀兄　廣陵賊張嬰殺二千石冀以綱守廣陵單車入嬰壘尉安之

虞詡說無棄涼州 定朝歌之盜以二科募士 遷武都以增竈破羌 開漕道省四千萬 順帝永建初為司隸奏三公馬石劉喜阿附 又劾宦官張防弄賣 遷尚書僕射乞除義錢議好刺舉九見譴考三遭刑罰 自悔殺朝歌賊數百人二十餘年不增口

張衡二京賦諷踰替十年乃成 安帝召為太史著靈憲篇 順帝初作應問篇造候風地儀

左雄虞詡所薦 上疏請守相有顯效者久任否者錮之終身 崇經術 諫封宋娥 梁美奏舉孝廉限四十惟公直能劾真偽折徐淑 選舉多得人 諫撲罰

周舉短陋 男子推華太原之寒食 左雄纔為尚書與黃瓊同心輔政左右憚之 為入使劾奏貪猾表薦公清 初左雄舉之枉 合為直而直坐贓舉以此劾雄 以韓厥戮趙宣子之僕比之

黃瓊 奏行籍田 奏孝弟及從政為四科 議覆試
不可改 不阿梁氏 梁冀既誅瓊首居公位
奏素行貪污死徙者十餘人 既而
五侯左倌徐璜等擅權瓊遂稱疾

李固 郃之子 對當世之弊 求寬博 阿母外
戚 擇尚書 中常侍聲振天下 帝見其對
即時出阿母常侍請罪朝廷肅然 奏議梁商令
退辭高滿 為荊州刺史與賊更始六百餘人皆
縛歸 徵用諸賢 八使所劾急加罰 詔劾奏
守令 漢名臣 與梁冀爭立清河王蒜冀欲立
桓帝為冀誣殺
此在桓帝朝

杜喬 李固謂其學深行直當世良臣 狥察兗州太
山守李固第一 桓帝初李固見廢羣臣側足
而立惟喬正色無撓及清河王事
起為冀誣死與李固同暴骨云

蘇章 冀州刺史按故人清河守

王龔 刺青州劾貪守汝南禮賢拜太尉極言宦官

王符 無外家 力學耿介不得進 潛夫論 貴忠 浮侈 實貢 愛日 述赦 縫掖

霍諝 奏記梁商出其舅 長皆所居成市 門徒守金城恩信化殊俗弓木常百人 五里霧

翟酺 安帝時諫外戚 守酒泉斬叛羌 順帝時遷將作監省經用歲四五十萬 多諫正 起太學

郎顗 占候明經 災異上疏 封尚書十事 對臺詰 薦黄瓊李固

楊厚 推步求雨

龍川論曰在和帝時外戚則竇憲兄弟而宦官則鄭衆為之首在安帝時外戚則鄧騭兄弟而宦官則樊豐周廣為之最在順帝時外戚則梁冀兄弟而孫程張防又宦官之尤横者也然猶有骨鯁之臣忘身狥國袁安之正色折姦楊震之慨嘆自殺虞詡以尸諫自陳張綱以埋輪自見以至左雄之封事李固周舉之對策八使之所奏劾此漢所以雖衰而未墜歟

冲帝元年崩 質帝太后與梁冀立 梁冀弒之立一年 桓帝太后又與梁冀立之 初質帝之立也李固所言多從梁冀疾之固策免帝目冀跋扈遂遇弒 立桓帝年十五太后猶聽政以杜喬為太尉正色無撓朝野倚重尋以災異免冀誣殺李固杜喬並桓帝建和元年 和平元年太后歸政張陵劾冀帶劍入省詔以一歲俸贖罪冀威行內外天子拱手帝召宦官單超左悺等五人誅之封五人為侯延熹二年 黃瓊為太尉奏貪汚者海內翕然

二年而權歸五侯尤貪縱李雲上書諫受誅嬖寵愈橫二年是時封賞踰制陳蕃上疏諫時宦官方熾周景楊秉上言請罷斥貪殘於是條奏五十人免死天下肅然六年初令郡國有田者畝斂稅錢　李膺為司隸宦官屏氣八年周福房植二家賓客各植朋黨由是甘陵有南北部黨議始此九年太學生郭泰賈彪等與李膺陳蕃更相褒重中外承風以臧否相尚九年成瑨劉瓆翟超黃浮皆以太守誅姦得罪陳蕃諫

不納九年帝篤好黃老浮屠宮中立祠　張牢修上書

告李膺等交結生徒爲部黨誹訕乃逮捕黨人下膺

等獄陳蕃極諫策免之並九年　竇武申理黨人乃赦

歸田里禁錮永康元年

李固杜喬黃瓊並見前

崔寔見崔駰傳下

荀淑棄官閑居　荀卿十一世　八龍

李膺爲青州刺史守令多望風棄官　荀爽得御爲喜　爲度遼將軍聲振遠域　先是免歸教授

常千人　拜司隸破張讓之柱殺其弟朔黃門休休不敢出官省　龍門　遭黨事頗引宦官子弟得赦　陳蕃免太尉朝野屬意荀爽貽書勉其遠害　桓帝崩陳蕃竇武得政膺復為長樂少府陳竇敗收黨人膺詣獄考死

陳蕃為太尉　宦官蘇康管霸排陷忠良蕃請理膺等　理劉瓆成瑨　又上疏訟李膺范滂之罪帝諱其言策免之　靈帝即位竇后委用蕃與竇武同心用賢天下望太平而帝乳母趙嬈與曹節侯覽共亂天下謀殺之事泄見殺

鍾皓九辟不就

陳寔坐黨人請囚　靈帝初竇武辟為掾　獨弟張讓後復誅黨人讓感寔多所全宥　鄉閭求判

正　梁上君子　及黨禁解何進表陳欲表以不次之位開門懸車不復起　中平四年卒海內赴者三萬人　子紀諶共號三君

延篤 從京兆寬仁遭黨錮卒　解經傳

史弼 平原相　鈎黨平原獨無

皇甫規 持節關西諸羌降服　恐絕宦官

杜密 居家多陳託與李膺名行相次　亦號李杜

劉祐 練故事　政為三河表　拜司隸威行朝廷　後乞歸杜門

夏馥 不交富人為黨魁　聞張儉亡命嘆其空訐善良乃截鬚隱為冶家傭

范滂 攬轡澄清 劾權豪因投劾去 不祭皋陶願埋首陽山 事釋南歸迎者數千萬 不謝譖以羊舌不謝祈奚為比靈帝建寧二年誅黨人自詣死

岑晊 窮誅張汎以彫巧得官者 李杜誅逃竄

賈彪 按毋殺子 賈子賈女 說竇武解黨人

郭太 始見李膺 名震京師 夜觀晝察遂不應辟 不為危言激論 宦官不能傷

茅容 避雨危坐殺雞供具母 林宗勸之成德

孟敏 甑墮不顧 太勸之學知名不應辟

庾乘 太拔之游學宮 不應辟

魏朗九真破賊　遷尚書陳
便宜　以黨微自殺

賈淑太受其來弔
終成善士

左原郡學生見斥　太
慰之愧負前言

符融林宗始入京師時人莫識融一見嘆服介之
李膺　客曾文經黃子文非真　不應辟

劉寵一
錢

仇覽一名香
化陳元

蔡衍決鄉訟　按曹騰之
弟鼎贓　不見梁氏

應奉五行　四十二縣錄囚姓名無遺　守武陵降
其叛蠻　興學　司隸不避豪貴　諫立田貴

人　黨事起慨然以疾
自退　著感驗　子豫

爰延　對桓帝漢中主黃門豫政則亂　客
星經帝座對以鄧萬龍潛之舊封侯

黃憲　年十四荀淑竦然異之謂顏子　戴良罔若有
失　陳蕃周舉相謂不見鄙吝生　林宗謂若
千頃波　勸之仕亦
不拒暫到京師而還

徐穉　非其力不食　下陳蕃榻　桓帝安
車聘不至　謝林宗　芻束弔林宗

姜肱　與弟季江更欲死　桓帝使
畫工圖之不得　賣卜給食

申屠蟠　字子龍　范滂等非朝政蟠云處士橫
議卒有坑焚乃絕迹梁碭間超然獨存

楊秉　震之子　計月受俸　宦官方熾秉條奏牧守
以下宦官所任五十餘人天下肅然諫計吏留

拜諫止詔除　劾奏侯覽兄弟言
三公無所不統　三不惑酒色財

王暢 天下俊才王叔茂　陳蕃薦為尚書　守南陽
奮威納功曹張敞諫更寬大教化遂行　布衣
羸馬矯郡中之奢靡

种暠 順帝時宦官單車迎太子手劔斥之　守益州
涼州漢陽羌戎感服　爲桓反轉守遼東望風
服　桓帝擢為度遼將軍邊方
晏然　遷司徒薦橋玄皇甫規

欒巴 西守桂陽立學興禮　遷豫章以道
祛除淫祠　後理陳竇冤得罪自殺

劉陶 上書譏切梁冀乞還朱穆李膺　諫鑄大錢
順陽募勇力　言張角不聽言宦官見誅

李雲 露布上書言小
人　死獄中

劉瑜 言宦官女寵竇武敗被誅

尹勲 誅梁冀部分衆職

周勰 梁冀三辟不出

黄琬 瓊之孫 與陳蕃共典選舉顯用志士 為權勢郎所譖禁錮

襄楷 言災異理瑨瓆之罪 被刑

張陵 梁不疑所舉 叱梁冀帶劔入省中 公悉報私恩

朱穆 暉之子 專愚 作崇厚論矯時 中云德性失然後貴仁義 又絶交論 為冀州刺史

印去者四十餘人 按宦官者趙忠之僭 太學生劉陶等數千人救 疏食布衣

刁韙（在朝鯁直　相魯東郡　稱神家　人不見惰容　救黃琬陳蕃見錮）

靈帝　竇太后臨朝委政陳蕃與竇武同心輔政時宦官曹節王甫等諂事太后蕃武疾之謀誅宦官事泄節等收蕃武等殺之士大夫皆喪氣（建寧元年）　初李膺等廢錮有三君八俊八及八廚八顧之名宦者疾之黨獄再興李膺范滂等死者百餘人（二年）　立三互法婚姻及兩州人不得任為官蔡邕諫不聽（熹平四年）　再詔禁錮黨人門生故吏及五屬（五年）　諸生文賦者待制

鴻都門下宋松江覽等圖形立贊（六年）　西邸賣官西園立庫貯之（光和元年）　黄巾張角起始赦黨人（中和元年）

靈臺災張讓說帝斂天下田畝十錢修宫室刺史二千石等官遷除皆責助軍修宫錢之官先至西園議價（二年）　帝崩子辯立何太后臨朝袁紹說何進誅宦官進召董卓召兵詣京卓將至而進不決宦官張讓等斬進袁紹何苗聞進被害引兵盡誅宦官二千餘人董卓乃廢少帝立獻帝（中平元年）

竇武陳蕃 李膺 范滂 並見前

李燮 固之子　姊託孤王成　奏劉續不當復王　笞甄邵　父不肯立帝　子不肯立王

房植 事馬融　未嘗轉盼　守九江　蠻夷賓服　日食陳八事　征黃巾垂拔之不賂黃門得罪止何進名董卓　卓廢立植獨抗議　作尚書章句三禮解　東觀校書

張奐 遷定安屬國都尉　破左薁鞬　不受金馬　斬休屠各　守武威　遷度遼將軍　幽并清節　奐去鮮卑烏桓入塞　奐至相率降　曹節矯令圍竇武因不受封　以黨錮禁錮

熲 遼東都尉　斬獲鮮卑　遷護羌都尉　出塞二千餘里　西羌弭定　斬先零八千　東羌悉平　百八十戰　然曲意宦官

劉淑 五經講授 對策第一拜議郎 又陳時政災異之占皆效 遷尚書建議多裨益

巴肅 與陳竇謀誅宦官 坐黨不敢逃刑

羊陟 冀州肅然 薦舉 京師憚之

劉儒 林宗謂口拙心辯 桓帝朝極言得失 會竇武事死

何顒 陳蕃敗匿汝南 袁紹為奔走反為董卓所係死 知曹操安天下

許劭 稱許郭 謂陳寔道廣陳蕃性峻皆不造之 曹操姦雄 且評 去陶謙

張儉 黨難逃避 所經歷誅者十數後見曹氏世德已萌 闔門懸車

竇武 融之元孫 女桓帝后 清直諫內官專寵出李膺杜密獄 與陳蕃謀誅宦官見殺 蛇同生

何進 元舅輔政 與袁紹謀誅宦官 以陳琳之言狐疑見殺

郭太 養士 諫何進召卓不聽去之諫誅卓不遂歸袁術而死

皇甫嵩 破黃巾 郤閻忠 破王國涼賊州董卓忌之 郤梁衍之說而就召諫益五百餘事

朱儁 討黃巾 嵩以功歸之 斬趙宏 止董卓西都

陸康 諫鑄銅人 免 子績

董卓 何進召之 廢少帝 白波郭太起 遷獻帝長安 王允呂布謀斬之

羊續 守南陽震懾 懸魚 與縕袍不登三公

賈琮 交趾歌賈父來晚 冀州刺史褰帷

楊璇 囊灰 火馬 破桂陽賊

趙洛 孝感賊 計日受俸 敕勿厚葬

楊賜 秉之孫 蛇為女妖 諫微行 論虹蜺 忤曹節 諫造畢圭靈琨苑 三葉相

楊彪 賜之子 誅王甫 爭董卓西遷 子修以雞肋為曹操所忌見殺 四世太尉

謝弼 對青蛇 為曹節家所殺

蓋勳 羌戎不敢害 守漢陽 與卓爭立

傅燮 討黃巾 以疏論宦官趙忠故不封 後使弟致殷懃正色 崔烈欲棄涼州廷辱司徒

范津舉燮後燮代津守漢陽 開屯田懷荒人

蔡邕 孝 三世不分財 七事 十意 琴 董卓 卓死而嘆王允并殺之 諫用鴻文學 不親郊 書 五經 著漢書

韓韶 太山賊不入境 開賑流入者云含笑入地

服虔 左傳解

何休 撲訥 註公羊十七年不窺門 公羊墨守 左氏膏肓 穀梁廢疾

三君 竇武 劉淑 陳蕃 黨獄始於牢修之一言 再興於曹節

八俊 李膺 荀昱 杜密 王暢 劉祐 魏朗 趙典 朱㝢

八顧 郭林宗 宗慈 巴肅 夏馥 范滂 尹勳 蔡衍 羊陟

八及 張儉 岑晊 劉表 陳翔 孔昱 范康 檀敷 翟超

八厨 度尚 張邈 王考 劉儒 胡毋班 秦周 蕃嚮 王章

張儉鄉人朱並承侯覽意上書告儉及檀彬　鳳張肅薛蘭馮禧魏玄徐乾為八俊田林張隱劉表薛郁王訪劉祇宣靖公緒姓也恭為八顧宋楷槃䟽眈薛敦宋布唐龍嬴咨宣褒為八及

獻帝　袁術等起兵推袁紹為盟主共討董卓初闕元

卓　帝遷長安時卓未至朝政皆委王允外相彌

縫內謀王室天子倚之元年　王允使呂布誅董卓三年

曹操迎帝都許建安元年　時政在曹氏荀悅志在獻

替而謀無所用作申鑒五篇奏之曹操進爵為王操

死子丕襲爵帝禪位為魏二十五年

荀悅　奏屏四惡　偽　私　放　奢　崇五政

養生　正俗　章化　秉威　統法　著漢書

趙岐　中常侍唐衡兄法尹京以岐輕議已殺其家岐

逃難賣餅北海　孫嵩識藏複壁　諸唐滅拜

刺史并州坐黨事免　守墩煌為賊所執詭辭免

獻帝西都副馬日磾撫天下所至皆喜貽書公

孫瓚紹等各引兵去

説劉表衛朝廷死荊州

王允 拜司徒與何進謀誅宦官 西遷收圖書秘要
内外倚賴焉 卓部將李傕郭汜等攻陷長安
允謂朝廷恃我
獨不去傕殺之

孔融 孔子二十世孫 十歲造膺門 十六舍張儉
欲代褒死 董卓廢立融有匡正之言出相北
海 立學舉鄭元等 黄巾賊來融使太史慈求
助於平原相劉備 備表融領青州刺史 為袁
譚所攻而奔 諫復肉刑 多侮慢曹
操言王畿不封諸侯路粹枉奏操殺之

荀彧 去紹從操 操謂子房 勸操迎帝都
許 止九錫 操餽空器彧飲藥卒

劉虞 牧幽州民夷感化 平漁陽斬張純 罷省屯
兵 寛政勸農青徐士庶避黄巾歸者百餘萬
韓馥袁紹遣張岐等上尊號虞厲色叱之 節
約 陳公孫瓚討烏桓侵擾 瓚亦奏虞廪糧不

周覺為瓚所斬

公孫瓚 為桓遼寵 然使害百姓害名士 袁紹攻之自焚 元據幽州

袁紹 好交 據河北 勸何進召董卓 誅宦臣卓議廢立 紹奔冀州 起兵勃海 討卓者以為盟主 遂韓馥自領冀州牧 引沮授為別駕 擊破諸賊 授勸迎駕至鄴 扶天子以令諸侯 不從 曹操迎天子都許 下詔責之 上書自陳北平公孫瓚定幽士 紹進軍攻許 言操罪狀 曹操敗之官渡以憂死 子譚尚相攻 曹操取之

劉焉 建議立州牧 因據蜀 魯恭王後 董扶謂益州有天子氣 請為益州 治綿竹 與馬騰通謀 騰敗 徙成都 子璋

璋 襲位 殺張魯母 曹操定漢中 璋使張松詣之 操不接禮 松 松勸

通劉豫州　瑋令法正送兵助先主先主
進閬之遷瑋於公安後孫權使駐秭歸

袁術起兵攻董卓　為操所破自領揚州　攻劉備
以爭徐州　奢淫　重斂　為操所敗　資實
空虛自燒宮室奔部
曲陳蘭不納嘔血死

呂布據兗州　初事丁原殺原　繼事董卓殺卓卓
將李傕攻長安布敗投袁紹擊破張燕　為袁
術敗劉備以備為豫州刺史自稱徐州牧術求婚
術攻備救之絕術婚　使陳登詣操求徐州牧
操云養鷹　操攻殺
之云縛虎不得不急

劉表據荊州　為黨人之八顧　黨禁解為荊州刺
史　悉平江南寇賊　開土南接五嶺表據漢
川　地方千里　養士愛民　從容自保曹操袁
紹相持於官渡欲觀天下之變　韓嵩蒯越勸之

歸操不從卒
子琮舉州降

張魯據漢中　五斗米　建安二年三年操征之　封府庫奔南山　操慰之封閬中侯

張燕本姓褚　歸張角角之死衆奉之故改姓衆至百萬　號黑山靈帝　操定冀州燕求助王師

拜平北將軍

張繡與劉表合　降操　復襲操　操拒袁紹於官渡　繡從賈詡諫復降　遷破羌將軍　從破袁譚增二千户

陶謙徐州牧　掩襲曹嵩殺之嵩子曹操擊謙攻拔十餘城　遣精兵三千助留雋討董卓　謙疾篤謂别駕糜竺曰非劉備不能安此州劉備兼領徐州牧

張邈 與曹操袁紹友善同起兵　責紹有驕色畏
操為紹擊已叛操迎呂布　操圍之為其下所
殺

公孫度 據遼東　傳子康　康死子淵立　魏朝拜
揚烈將軍　自立為燕王　司馬懿擊斬之

應劭 奉之子　守太山擊黃巾　畏操奔
袁紹　定律令　漢官儀　風俗通

鄭玄 發墨守公鍼膏肓左起廢疾穀古學遂明　孔
融為玄特立鄭公一鄉曰昔齊置士鄉越有君
子軍　黃巾皆拜
袁紹賓客皆嗟服

徐璆 奏張忠贓汙　袁術却殺以上公之位　以
龔鮑自況　術破　猶存漢汝南東海印

仲長統 知高幹必敗　昌言
理亂篇　損益　法誡

臧洪 説張超誅董卓 袁紹不救張超 與紹絶見殺

王烈 字彦方 盜牛者恐王彦方知其盜 後為老父守遺劍不就公孫度

禰衡 馬融薦 輕曹操 操召為鼓吏 大罵操送與劉表 復侮表 表送之黄祖 復不遜見殺

古今紀要卷三